

第九卷(2009)第二册

哲學門

总第十八辑 Vol. 9 No.2,2009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论坛 子学传统的新诠释

- 郑开 试论《庄子》的“化”
- 高正 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
- 王博 荀子的经典之学
- 陈文洁 荀子论“解蔽”再辨
- 陈战国 “子学”的特征与命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編 大學書

第九卷(2009)第二冊

总第十八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总第十八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301-14917-1

I. 哲… II. 赵…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742 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十八辑)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917-1/B · 07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22 印张 338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第九卷 (2009) 第一册

目 录

论坛:子学传统的新诠释	
试论《庄子》的“化”	郑开(1)
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	高正(19)
荀子的经典之学	王博(51)
荀子论“解蔽”再辨	陈文洁(71)
“子学”的特征与命运	陈战国(89)

论 文

《月令》思想纵议	
——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章启群(99)
人己中道:杜威与儒家	温海明(129)
如何思考自身	
——帕斯卡式的对“我”的反思	文森特·德贡布(139)
康德伦理学的“幸福”(Glückseligkeit)概念	刘宇光(153)
权威的经验与经验的权威	
——论《薄伽梵歌》与现代“宗教经验”的对话	肯尼斯·华裴(189)
佛教真佛宗的宗教经验之研究	谭伟伦(199)
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基督传道前的宗教经验对现代人的意义	黄根春(217)
意向性:或如何将之安置在自然界	程炼(229)
富永仲基及其批判精神	王颂(251)

评 论

心平气和看孔子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李 峻(263)

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发展趋势与理论前沿

——兼评道德虚构主义 张亚月(291)

书 评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 吴天岳(301)

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

思想之研究》 钟治国(310)

成中英:《易学本体论》 周广友(318)

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 刘 瞡(323)

夏泉:《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 吴 青(329)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谷红岩(334)

书 讯

黄宗羲:《明儒学案》 (18)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18)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 (49)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50)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 (50)

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 (128)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 (187)

皮锡瑞:《经学通论》 (188)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50)

(125)春外黄 (义意的人分类)

(125)秋 翼 (界然自立置安立辞句取矩:對向意)

(125)冬 王 (轉述既進其更基卦未富)

Contents

An Analysis of Zhuangzi's Thoughts of Hua Zheng Kai(1) Qu Yuan and the Chu Bamboo Slips Unearthed in Guodian ... Gao Zheng(19) On Xunzi's Thoughts about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Wang Bo(51) An Discussion of Xunzi's Thoughts of Jie Bi Chen Wenjie(71)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Zi Xue Chen Zhanguo(89)	The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s of Modern Man to Learn Life-minerals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New Testament Gospel The Kuan Cao Mow(31) Chinese Philosophy, or How to Study It in the West Townes Nakawo's Criticism in the Ego Theory Waves Songs(251)
Forum : New Interpretations of Zi Xue	
Articles	
A Survey on the Book of Yue Ling: Involving the Observation on the Change from Astronomy to Astrology in Ancient China Zhang Qiqun (99) The Mean of the Self and Others: Dewey and Confucianism Wen Haiming(129)	
How to Think of the Self: Pascalian Reflection of "I" Vincent Descombes(139) On the Idea of Happiness (Glückseligkeit) in Kantian Ethics Lawrence Y. K. Lau(153)	
The Experience of Authority and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a Dialogue between <i>Bhagavad-gita</i> and Modern Religious Experience Kenneth Valpey(189)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True Budda School Tan Weilun(199)	

The Significance to Modern Man of Jesus Pre-ministry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New Testament Gospels	Eric Kun Chun Wong(217)
Intentionality, or How to Settle It in the Nature	Cheng Lian(229)
Tominaga Nakamoto's Criticism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Wang Song(251)
Review Articles	
Thinking of Confucius with Impartial Attitudes: On The Homeless Dog: Review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Qin Yanru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1)
O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s Analects	Li Jun(263)
O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eoretic Frontline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Metaethics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ang Yue(291)
Book Review	
Xia Dongqi, <i>The Secular Authorit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St. Augustine</i>	Wu Tianyue(301)
Lin Yuehui, <i>The Shifts of Liang-Chih Theory: A Study of Nieh Shuang-Jiang's and Luo Nian-An's Thought</i>	Zhong Zhiguo(310)
Cheng Zhongying, <i>The Ontology of I Ching</i>	Zhou Guangyou(318)
Wang Li, <i>State and Justice: An Interpretation of Leviathan</i>	Liu Han(323)
Xia Quan, <i>Christian Church Education and the Societi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i>	Wu Qing(329)
Zhu Liangzhi, <i>15 Lectures on Chinese Aesthetics</i>	Gu Hongyan(334)
New Books	
Huang Zongxi, <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i>	(18)

Meghnad Desai, <i>Marx's Revenge: The Resu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Statist Socialism</i>	(18)
Rudolf G. Wagner, <i>On Wang Bi's Commentary of Lao Zi</i>	(49)
Tom Rockmore, <i>Marx after Marxism: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i>	(50)
Pi Xirui, <i>A General Discussion of Jing Xue</i>	(50)
Manfred Kuehn, <i>Kant: A Biography</i>	(128)
Wilamowitz-Moellendorff, <i>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i>	(187)
Hong Liangji, <i>A Commentary on Chun Qiu Zuo Zhuan</i>	(188)
Dao: <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i>	(250)

^④ 哲学门(总第十八辑)“艮”：“义三合而吝一艮”出邵曾子印《艮周》，董康印。第九卷第二册《艮周》于义合本基卦“升”中《干变》然是，艮卦思意存。^⑤”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试论《庄子》的“化”

提 要:《庄子》中“化”的概念值得系统而集中的讨论,因为其中包含了若干歧义而难以索解。本文拟分别从“化”、“不化”和“物化”三个方面,即从自然哲学、本体论和审美理论角度对“化”的概念进行分析与阐释。

关键词：化 不化 物化

“化”在《老子》仅出现了3次，而且基本上是“修辞性的”（或者属于政治术语），从而很难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探究；而《庄子》中的“化”却出现了70余次，包括“造化”、“物化”等哲学概念，陈鼓应先生认为《庄子》始畅言“化”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①实际上，“化”是《庄子》中比较难解的概念，因为其中包含了明显的多重歧义；同时，“化”也是《庄子》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庄子》哲学的理论结构的许多重要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郑开,196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陈鼓应：《论道与物关系问题》，载《道家文化研究》第22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我们知道,《周易》旧注曾指出“易名而含三义”:“易”、“不易”与“简易”。^①有意思的是,虽然《庄子》中“化”的基本含义近于《周易》的“易”,却具有比“易”更丰富的意义曲折:“化”不仅具有“化”与“不化”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还具有“物化”的含义。简而言之,《庄子》中的“化”主要指宇宙万物生灭变化的自然过程,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化”却是由其背面的“不化”所推动的;可以说,“化”乃“唯变所适”、“物极必反”的“物的世界”,“不化”则是恒常不变的“本体”;“物化”概念涉及并且交织于审美理论与心性哲学诸方面,因而更其复杂。

显然,“化”基本上属于自然哲学(物理学)的范畴,“不化”则诉诸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物化”更多地与审美、心性及境界有关,“神化”则基于民俗知识和宗教传统。因此,我们似乎应该从“道物关系”,进而从物理学(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庄子》中的“化”与“不化”,并且阐明和阐释“物化”概念。

一 化

《周易》屡言“化”,例如“乾道变化”(《乾·彖》)、“万物化生”(《咸·彖》)和“穷神知化”(《系辞》),其基本含义就是“变易”,与《庄子》所说的“化”几乎没有什不同。《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太史公自序》云:“《易》以道化”,可见《周易》的思想主旨正可以说是“化”。《庄子》曾提到“化而为鸟”(《逍遥游》)、“化而为虫”(《至乐》),犹如《淮南子》所说的“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原道训》),都是指变易,与日常语言中的含义略同。^②据此,《庄子》还提出了“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的命题,这也表明了《庄子》企图从哲学层面阐述“化”的概念。实际上,《庄子》确实经常借助“化”的概念展开哲学讨论,例如: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

^① 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及钱锺书《管锥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页。

^② 荀子曰:“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荀子·正名》),也是一种“变易”。

云：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
 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自“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不系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师》）
 天地之行也，运化之泄也^①，言与之偕逝之谓也。（《山木》）
 万物皆化。（《至乐》）

显然，《庄子》是在流变的“万化”过程这一宏观视野中理解与阐明人的生命（即生死之化）问题的。也就是说，“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芽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天道》），毕竟是人的生命（生死之化）的背景与前提。万化之流终而复始，恢弘而无情，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5章）；在这种视野中，人的生命渺小而孱弱，仿佛陷于一种铁的必然性而不可挣脱。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就是这种铁的必然性，即便是诸神亦无可奈何。我们知道，“命运”投射于古希腊思想之中，或者说，古希腊哲人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反思是以这种普遍性的人类悲剧境况为背景的。那么，面对沛然而逝的万化迁流，《庄子》是如何在静观默照中参透宿命性的悲剧意识，提出反思性的哲学洞见的呢？

首先，《庄子》以《老子》为“资粮”，依照自然、无为的思想逻辑，深化了《老子》的“自化”观念。^② 例如：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至乐》）

上文提到的“自化”，可以理解为“自然之化”或者“造化”，亦称“大化”、“阴阳之化”，乃阐明“阴阳燮理”的哲学概念，略不同于《老子》所谓“自化”，后者的确切含义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或者“听凭自然的生存”。然而，我们知道，《老》、《庄》中的哲学概念常常语涉双关，同时运用于“天道”（自然哲学）和“人道”（人生哲学）两方面。《老子》所说的“自化”当然渗透着很强的“无为”意蕴，这一点亦为《庄子》所继承，例如：“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

^① “化”原作“物”，唯陈碧虚（景元）《阙误》引江南古藏本作“化”，据改。

^② “自化”出自《老子》第37、57章。

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淳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在宥》)可见,“自化”也就是“自生”。再如:“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行言自为而天下化。”(《天地》)可见,“无为”、“自为”、“自化”这几个观念是胶着在一起的。^①

其次,《庄子》所说的“化”应该从“物之终始,人之生死”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无论这个“化”是表示宇宙过程的“大化”与“造化”,还是表示人生过程的“化生化死”: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

就是说,《庄子》试图从“生死始终的过程”的角度把握事物及其性质,因为万物终究都经历了一个生灭变化的过程。《庄子·则阳》举例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行年”即历年。这段话表明了《庄子》诉诸时间流程(历史)以分析事物及其知识的理论旨趣。《淮南子·精神训》说“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这是对《庄子·天道》“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命题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挥,而古言“我非昔人,犹昔人”和今语“盖棺论定”折射了同样的观念。这种思想很值得玩味,因为它殊不同于古希腊以来的思想主流(即基于原子论和逻辑学的哲学分析方法,把世界分解为一个最小单位的原物)^②,当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其中的异数,应该除外。总之,“物在

^① 后来的哲学家都比较重视“自化”思想,例如王符以之说明“自然之化”(《潜夫论·本训》),严君平和郭象都以“自生”概念表述自己的思想,其实“自生”也是“自化”的另一种表述。同样,出现于《鹖冠子》和郭象《〈庄子〉注》中的“独化”,也与“自化”概念紧密相关,例如《鹖冠子·天权》曰:“独化终始,随能序致。”郭象曰:“独化于玄冥之境”(《〈庄子·齐物论〉注》),“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庄子·大宗师〉注》)。

^②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主流自然哲学可谓某种“逻辑主义原子论”,即:通过分析作为万事万物的最小单位(绝对性的“一”、“始基”或“原子”)以把握事物的所谓“本质”,进而以“迂回进入”的方式洞彻宇宙万物。

时间中以不断生生变化的方式存在着”,而且“变化日新”,“这种存在方式称为‘化’。”^①再次,在《庄子》那里,“时有终始,世有变化”(《则阳》)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常识观念了。这说明,包括“时”、“变”、“生”在内的诸概念、语词其实也是“化”的相关词。前引《秋水》和《至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淮南子》和《文子》中的两段话正是这种“时变”观念的注脚:

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淮南子·原道训》)

老子曰:“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文子·道原》)《原道训》所说的“遇”,据孙诒让考证,高诱《注》解释为“时”,但孙氏以为“遇”与“耦”通,字或作“偶”(《札逐》卷七)。实际上,孙氏辨证虽精审,高诱《注》仍值得参取。而《文子》提到的“应变而动,变生于时”,几乎就是黄老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齐物论》所讨论的“方生方死”进一步探究“化”的特点: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这段话一方面表明了“化”不暂停、“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创造过程,仿佛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个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后水已非前水”。“化”自然是生生不息的,“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32)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化”的概念;既然如此,可以认为“万物化生”思想中包含了创造性演化的重要含义,这也是《庄子》中的“化”所以具有“化育”含义的重要原因。

又次,《庄子》中的“化”虽然诉诸“时”、“变”、“生”,却被用以表示自然宇宙的整体过程,例如: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 焉知其所始?(《山木》)

^① 崔宜明:《生存与智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190页。

显然,“化”与“物之终始”相关,同时又与整个宇宙过程相联系。换言之,“化”不是一个部分而是全体,即宇宙演化的整个过程。《庄子》所说的“物化”,亦即“终则有始”、“始卒若环”(循环往复)的不息过程。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所以比较独特,正在于他追究的是“变化”或“演化”(becoming)^①,而非“本体”(being)。需要注意的是,《庄子》的“化”针对的是“物”,不能离物而言化,换言之,“化”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自然哲学(物理学)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淮南子》、《鹖冠子》诸书说得明白透彻:

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淮南子·齐俗训》)

变而后可以见时,化而后可以见道。(《鹖冠子·天则》)

一般来说,“化”比较难以理解与把握,因为它涉及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把握,所以《淮南子》常说“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缪称训》),“唯圣人知化”(《齐俗训》)。《周易·系辞》亦曰:“穷神知化”,又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表明了把握“化”和“易”不得不诉诸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精神境界。

以上所讨论的“化”的概念主要集中于自然哲学层面,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它在政治与伦理层面的反响。而实际上,“化”贯穿于庄子哲学的“天(道)”、“人(道)”诸方面,它的思维方式犹如《周易》谈及“时义”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彖》)我们知道,道家黄老学特别强调“因时”、“因化”,下面两句话见引于《庄子》中的黄老篇什《天道》与《刻意》:

其生也天行(《刻意》篇“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淮南子·精神训》对《庄子》之《天道》、《刻意》两篇的宗旨发挥犹详,而且引述了这两句话,只不过后一句引作:“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重要的是,《庄子·天道》下文将“物化”观念结合到了政治哲学(无为)层面中,其曰:

^① 徐梵澄曾把赫拉克利特的“变”译为“变是”,以表明它媲美于“being”,不无道理。(《玄理参同》,载《徐梵澄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05—106页)

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那么，强调“顺化”就意味着“因时”、“因变”或者“随变举事”、“与化推移”，黄老学和法家尤其重视“因时变法”。《庄子》认为，古、今之不同犹如水、陆，周、鲁（制度设施）之差异犹如舟、车，那么“行周于鲁”——即推行周政于鲁，无异于“推舟于陆”，所以：

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天运》）

《文子》亦曰：

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论世立法，随时举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时务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道德经》）

由此可见，“化”的概念很好地体现了道家哲学作为“变化时代的变化哲学”的特点。^①如果说“因时变法”是在“万物皆化”（《至乐》）的观点下而提出的政治主张，那么“日与物化”、“与世偕行而不替”（《则阳》）就是《庄子》提出的一种解脱人生痛苦的方式。换言之，人类所不能摆脱的宿命悲剧就是：宇宙大化流行不息，人的生命脆弱不堪，“已化而生，已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前引《知北游》），那么，将自己融入造化或大化之中，而超乎死生、齐同物我，正是《庄子》思想的独到之处。可见，“圣人晏然体逝而终”（《庄子·山木》），以及“万物纷糅，与之转化”（《淮南子·原道训》），已经成了道家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淮南子·要略》所说的“与世浮沉”、“与化游息”，陶渊明咏唱的“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形影神》之三），更是这种思想的流风余韵。

^① 当然《庄子》抑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否是李约瑟所说的“真正的有机哲学”、“纯粹的有机主义”（详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7—58页），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 不 化

《庄子》除了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化”，还多次提到了“不化”，而且“化”与“不化”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呈现出一种“耦合”或“对反”的关系，例如：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

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大宗师》）

按，《齐物论》“不忘以待尽”，应为“不化以待尽”，《田子方》正作“不化以待尽”，它的意思是保持生死一如的心态来看待生命的终结与消逝，正如郭象所说：“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庄子注序》），亦如陶诗所言：“形迹凭化往”（《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应尽便须尽”（《形影神》）。而实际上，《庄子》的“不化”，至少包括以下两种意涵：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均一”以及“不生”、“不化”、“不变”即恒常；心性论意义上的“虚无”或“无为”，具体地说就是精神凝寂，近乎《周易·系辞》之“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孟子曾经提到的“不动心”。
第一，如果说“化”主要涉及《庄子》的自然哲学，那么“不化”的概念则不能不诉诸于“本体论”。《齐物论》论“物理”曰：“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我们知道，“成”与“毁”、“生”与“灭”之间的过程就是“化”，这一点前面讨论已详；重要的是，《齐物论》随即还下了一个这样的转语：“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寓言》则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上文提到的“一”和“均”，其实就是超然于生灭变化的“常则”，意味着不生不灭的恒常与寂静，同时也是“终则有始”、“始卒若环”的最终依据。

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

（《知北游》）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则阳》）

上面提到的“不化者”，难道不正是《达生》篇所说的“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吗？庄子看来，“形形者不形”（《知北游》）、“物物者非物”（《在宥》），所以所谓“造化”其实就是“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而“不形”、“不化”、“非物”乃是“道”的不同表述而已。这样一来，“化”与“不化”两个相互对反的侧面统一于“道物关系”的理论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化”与“不化”之间的关系，诚如“道可道，非常道”、“有无相生”、“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周易》“易与不易”之间的关系。总之，“不化”虽是“化”的“对反”，却是“化”的最终依据；反之，“不化”亦诉诸“化”而呈现，因此“化”与“不化”关系的实质就是“道物关系”，具体地说就是，“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成玄英《老子·第廿一章义疏》）。实际上，自庄子以来的道家很重视从“化”与“不化”的相互关系中阐明处于自然过程之中的“物的存在”问题：

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列子·天瑞》篇张湛注言此为《庄子》逸文）

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管子·内业》）

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文子·九守》）

夫化生者不死^①，而化物者不化。（《淮南子·俶真训》）

故形有靡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轸，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淮南子·精神训》）

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淮南子·诠言训》）

^① 俞樾认为，“化生”当作“生生”（刘文典《淮南子集解》引）。《文子·九守》与之略同，其曰：“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